

吉林外記刊誤

卷一

第二葉九行

賦詩二首四字連上行誤

第四葉十六行

乾隆四十三年六字宜注

一畫

第五葉六行

索倫人以捕貂為恒業脫

倫二字

歲有貢貂額貂字

十三行

小注惟以供御脫御

卷二

吉林外記刊誤

一

第二葉十一行

以後吉林烏拉書吉林布

特哈烏拉書烏拉從漢語

省文也

此二十三字是輯者發例之詞元鈔

本另行低一格連刻誤

第三葉八行

巴彥富也言林木茂盛也

脫言林木茂盛也六字

第五葉十三行

查渾界二十里脫十

第六葉十行

南至莫楞山脫至

第七葉三行

蓋金之故城脫之

十五行

山海經脫經

第八葉二十行

長白山者脫山字

第十一葉十三行

尼什哈山脫山字尼

第十三葉十五行

耕客山脫山字

十七行

兀朮山脫山字

第十四葉一行

噶哈嶺蒲泊脫五字

十八行

深不可測脫深字

第十五葉八行

地理志脫志字

十六行

東北入於海脫北字

第十七葉十二行

城內連上行為誤

第十八葉十四行

城內連上行為誤南文提行里許

吉林外記刊誤

二

云云同

十九行

猶有存之者脫之字

卷三

第一葉十五行

以此傳家者脫者字

第五葉八行

十八年添設佐領八員驍

騎校八員脫十員

十行

驍騎校十員脫十員

十四行

添設滿洲協領八員脫設

第六葉十二行

添設脫二字

第七葉四行

編三姓新滿洲脫三編姓三字

添設佐領四員脫字添設

五行

設立琿春協領脫字設立

編庫爾喀氣脫字編

添設佐領三員脫字添設

六行

設三姓筆帖式二員脫字設

六十年改驛站監督作為

七品由無品級筆帖式補

放者作為八品此二十六年下乃接

雍正三年云云今刻皆脫去

十三行

副協領一員脫字副

吉林外記刊誤 三

十七行

協領一員脫字員

編打牲人脫字編

添設佐領六員脫字添設

十八行

添設二字衍

十九行

編八姓打牲人等編字脫等

添設佐領十員脫字添設

第八葉十九行

副都統一員分為二城脫分

為二城四字

第十六葉二行

小注在城大東門外脫字東

第七葉十三行

支給存賸存糧數字上存

第十八葉四行

將餘賸參票字脫將

卷六

第四葉六行

當明季時字脫當

第五葉十四行

推究治道字脫究

第七葉二十行

存貯印庫目錄行六字連另上

誤行

第八葉二行

八旗滿洲氏族脫誤滿洲氏

字三

第十四葉十二行

御書靈著翮歧匾額書八字應後文

吉林外記刊誤

四

將軍公署一行同
下文十五行

卷七

第一葉十一行

則地各九萬三千三百六

十三畝每畝徵銀二分米

四升四合下此二十五
字皆衍文

第四葉十一行

不足額數字脫數

第八葉三行

小注看庫巡更字脫庫

第十一葉九行

小注看倉巡更字脫更

第十六葉十二行

小注美其名曰字脫日

十三行

小注生於榆者生於榛者

生於樟者脫三字

十七行

小注惜採摘逾夜惜字

第十九葉五行

小注有細細孔重一字

第二十葉一行

小注用以染阜用以二字誤作滋

第二十一葉三行

小注巴圖魯三字衍

十四行

小注吉林正黃旗脫吉林二字

第二十二葉十一行

小注巴圖魯三字衍

卷八

第二葉一行

反在節後脫節字

第十葉十二行

登依勒哲庫站脫哲字

吉林外記刊誤 五

第十二葉四行

黃果木松木字衍

十一行

三道溝脫三字

第十三葉七行

並有作車上棚上字衍

十三行

調集省垣脫集字

第十四葉十三行

此三項允宜並重而其中

又以強壯便捷挽強有准

者為最斷不可沾染時俗

工於式樣架勢重字至工於二十六

脫字全

卷九

第一葉九行

敕撰

元碑不應拾寫十僅空一行

第二葉七行

其兆

連上行爲文提行誤

第三葉八行

諸君勉之往無不利

二句誤倒句

十一行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二句誤倒句

二十行

潤色祖業

四字元碑作一句

第四葉一行

惟時聖明

四字元碑作一句誤倒

第五葉十四行

小注南接納嚕

脫接字

二十行

小注吉林烏拉四字國語

今以古雞林作證從漢字

吉林外記刊誤

六

音也

按此雞林本非吉林通

志之文而駁之故曰吉林烏拉提行其文曰吉林

林烏拉國訛語也從漢語稱吉林已訛今又以漢

語雞林州作此以訛傳訛矣元文如證此刻既

連上爲文而又改易其詞大失薩氏之本意矣

卷十

第三葉十四行

未能辦辨別

辦字衍

十五行

雙城子一帶

脫帶字

第四葉十四行

儘敷糊當年糊口

上糊字衍

第七葉八行

國帑

二字係不應拾寫諭旨內語

第十三葉十八行

預於道光二年脫於

第十四葉八行

以省運費脫以

第十七葉九行

製給棉衣棉褲脫棉

第十九葉十二行

將願赴雙城堡閑散脫赴

十九行

全獲其地利地字

第二十一葉八行

亦難免保免字

十一行

飲飯飲字

第二十三葉四行

難保不無滋生事端無字

十四行

秋成收穫脫成

第二十四葉一行

實屬數核計屬字

吉林外記刊誤

七

十行

五六兩年脫年

第二十九葉三行

識滿漢文字脫字

五行

亦識滿漢文字脫文

新刊吉林外記跋

甲午夏^穆訪重黎兵備於鳩江時兵備欲流傳古籍及近人經世實用之書十數種先以嘉慶閒長白西清研齋所撰黑龍江外記八卷屬爲校刊是年冬完工復以道光初吉林堂主事滿洲薩英額吉夫所撰吉林外記相授與研齋之書相輔而行其書十卷分門別類均有條理自序有云事必徵實言皆有據實能副之特其足跡未能全境周到所記亦不無疎略與研齋之書亦約略相等重黎云研齋之書第二卷述城堡有云石晉末胡嶠陷遼爲蕭翰掌書記居福州宋徽欽二宗入金居

吉林外記跋

一

漸西村舍

五國城以地理考之福州五國城應在今黑龍江城境內余於光緒初傳鈔此書卽知此說之謬比疑此城近會寧府當在吉林烏喇寧古塔之間終以茫無實據不能確指爲今之何地彼時漫注數語聊以存疑後乃知乾隆閒有副都統綽克託築吉林伯都訥城得紫檀匣中藏宋徽宗畫鷹一軸墨蹟如新並得古銅瓷器多端又有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此曾經數載考宋史徽欽二宗入金初徙韓州後移冷山皆不出今吉林內地終徙五國城故址卽今伯都訥城乾嘉閒老輩考求地理頗有知之者而汲修主人曾載

諸嘯亭雜錄穎川逸士亦載諸東省記聞雖互有詳略而證據無殊今吉夫之書第二卷記阿勒楚哈城城南二里有金顯祖建都故城俗稱白城有謂爲五國城者誤第九卷古蹟三姓條五國部下據遼史營衛部族志考得五國頭城之名亦爲詳核蓋五國城古名五國頭城亦曰五國城頭當時並設節度使領之又吉夫於五國部下徵引宋金諸史及元明一統志洪忠宣松漠紀聞并近代高士奇扈從錄等書參考五國頭城故址所在均未合且云自其高祖由京陞吉林正黃旗佐領至今五世爲吉林人留心考查無此城基又曰考論古

今五國城在三姓無疑松漠紀聞扈從錄里數地名傳聞互異不足爲證姑論此以俟後之博覽君子蓋吉夫著此書時汲修主人及穎川逸士之書尙未行世雖能辨阿勒楚哈城南二里白城謂爲五國頭城之誤而又以爲在三姓無疑終曰俟後之博覽君子亦尙不失古人著書慎重之體余前以研齋之書屬爲校刊未及將此段公案詳注於彼書城堡所論五國城條下今吉夫之書亦不能自明子其詳書以彌兩書之疎漏可也重黎所述如是^穆以吉夫之著此書上距乾隆閒綽克託築伯都訥城時上下不過五六年當時故老或有見

而知之者或有聞而知之者何至如其所云自其高祖至今五世爲吉林人留心考查無此城基而竟一無所聞邪由此類推吉林全省故事當詳而不能詳當載而不及載且不知凡幾矣惟東三省之地除盛京通志外記載寥寥賴有研齋吉夫之書講求輿地之學有備經世實用者不能不深有所取焉此則重黎校刊兩書之微旨也夫

光緒二十一年歲在乙未夏五月桐城蕭穆書於春申江上

長白西清黑龍江外紀曰甯古塔吉林屬城俗呼甯古臺楊賓柳邊紀畧曰甯古塔城舊在覺羅城北五十二里康熙五年移於覺羅城西南八里今梅勒章京所居者新城也新城建舊城廢人呼爲舊街面上甯古塔四河皆山虎兒哈門及梅勒章京居在木城內

甯古塔記畧

吳江吳振臣南榮著

長洲顧沅湘舟校

我父漢槎公遭丁酉科場冤獄遣戍甯古塔以順治戊戌八月出塞我母葛孺人日夕悲哭必欲出塞省視而以舅姑在堂兩女稚弱不敢顯言我大父燕勤公微知之以我父孤羈天末既無贖罪之資而又子身無可倚恃我母既毅然肯行哀而壯之遂爲料理出塞計以大姊許字吳郡俊三楊公長子岵瞻二姊就崑山李氏姨撫育庚子冬自吳江起行遣家人吳御及沈華夫妻同送我母至甯古塔甯古塔記畧

辛丑二月初五日到戍所甲辰十月十四日寅時生子命名曰振臣以大父庚辰甲科而余甲辰生也小字蘇還取往還故里之意且以蘇屬國相況字曰南榮康熙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生三妹甲寅十月二十四日生四妹甯古在大漠之東過黃龍府七百里與高麗之會甯府接壤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雖以塔名實無塔相傳昔有兄弟六個各占一方滿洲稱六爲甯古個爲塔其言甯古塔猶華言六個也有木城兩重係國朝初年新遷去舊城六十餘里內城周二里許只有東西南三門其北因有將軍衙署故不設門內城中惟容將軍護從及守門兵丁餘悉居

外城周八里其四門南門臨江漢人各居東西兩門之外
予家在東門外有茅屋數椽庭院寬曠周圍皆木牆沿街
留一柴門近窗牖處俱栽花木餘地種瓜菜家家如此因
無買處必須自種後因吳三桂造逆調兵一空令漢人俱
徙入城中予家因移住西門內內有東西大街人於此開
店貿易從此人煙稠密貨物客商絡繹不絕居然有華夏
風景

予父惟館穀爲業負笈者數人諸同患難子弟爲陳昭令
葉長民孫毓宗毓章許丙午沐中貞田景園及呂氏昆季
予二歲時副都統因大將軍病發令箭遣予父及錢德惟

甯古塔記畧

二

漸西村舍

年伯立刻往烏喇地方此時天寒地凍雪深四尺又無牛
車帳房賴孫許兩家協力相助乃得起行初六日黎明登
車山草盡爲雪揜艱苦萬狀一車所載不過三百斤牛料
人糧重有百斤人口復坐其上除被褥之外一物不能多
帶行至百里人牛俱乏又賴湖州錢方叔復借一牛車沈
華及吳御始免步行之苦至第三日將軍復命飛騎追回
倘再行兩日至烏雞林雪深幾丈人牛必皆凍死矣

予五歲始就塾讀毛詩時邏車國人造反

又名老羌到烏龍江

黑斤諸處搶貂皮鋒甚銳其國在大洋東相去萬里所產
多羅絨漆器最精人皆深眼高鼻綠睛紅髮其猛如虎善

黑斤卽赫哲部
有薙髮黑斤有
不薙髮黑斤

放鳥鎗有名西瓜炮者其形如西瓜量敵營之遠近雖數里外必到敵營始裂遇者必死滿洲人皆畏之將軍上疏求救卽奉部檄流人除旗下及年逾六旬者一概當役選二百名服水性者爲水軍習水戰又立三十二官莊屯積糧草令一到將軍卽遣人請紳袍到署面諭云養汝輩幾年念汝輩俱有前程差徭不以相累今邊警出意外上命急公現有水營莊頭壯丁三件事隨汝意自任一件三日後具覆是卽我法中之情時聞令諸公皆相向流涕將軍亦爲淒然將軍又云惟認工可代于是各認工命父認太常寺衙門此二月初三日事也山陰祁奕喜李兼汝楊友

甯古塔記畧

三

漸西村舍

聲宜興陳衛玉蘇州楊駿聲同年伍謀公皆當水手以二月十一日往烏喇二三年後予家無力認工邏車國亦講和復得部文俱以紳袍例優免往烏喇戍亦得回甯古惟官莊之苦至今仍舊每一莊共十人一人爲莊頭九人爲莊丁。非種田卽隨打圍燒炭。每人名下責糧十二石草三百束猪肉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蘆一百束凡家中所有悉爲官物衙門有公費皆取辦官莊余窗友陳昭令者父鍾愛之因在官莊萬無出身之日我父言于將軍稱其精通滿漢文理將軍卽用爲官莊撥什庫總三十二莊後復兼管筆帖式事辦事勤能不數年遂得實授八品

撥什庫領催也
黑龍江外紀云
例以識字者充
補

筆帖式後將軍調艾渾隨行又數年陞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丞蓋流人無選內地之事部憑忽到同流者皆以晝錦相賀昭令喜極轉生憂懼乃赴部問明時熊賜履爲□宰以爲八品筆帖式不宜選縣丞當得彼處驛站章京卽留憑不發于是昭令叩頭固請終不可得大概久沈淵底無升天之望其可悲悼如此子七歲鎮守巴將軍聘吾父爲書記兼課其二子長名額生次名尹生余及固山烏打哈隨學巴公長子晝則讀書晚則騎射各攜自製小箭一十二枝每人各出二枝如聚五人共箭十枝豎于一簇遠三十步依次而射射中者得箭每以此爲戲

甯古塔記畧

四

漸西村舍

子曾於六月中簷下遘一蛇長三四尺以小刀斷爲三四頃刻卽連又斷四五復卽如舊行更速再斷之每段用木夾擲牆外有懸於樹上者始不能連後有識者云此卽續弦膏弓弦斷處以此膏續之膠固異常雖用之積久他處斷而接處不斷乃無價寶也甚爲惜之

子十四歲我父爲聘葉氏諱之馨字明德之女葉公祖籍四川重慶府之巴縣甲午解元任雲南大理府理刑與吳三桂忤流竄甯古在徙所爲鎮府推重婦兄名愷字長民癸亥奉赦長民送兩大人骸骨歸蜀復入籍奉天有子四長名珍文丙子北闈次名珩文太學生三名璽文奉天府

學生四名濬文此係患難親戚兒輩不可忘也

當我父初到時其地苦寒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鵝飛下便不能復飛起不數日卽有濃霜八月中卽下大雪九月中河盡凍十月地裂盈尺雪纔到地卽成堅冰雖向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則重裘可禦寒矣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本尙未萌芽近來漢官到後日向和暖大異曩時。滿洲人云此暖是蠻子帶來可見天意垂憫流人回此陽和也。

北齊人譏徐陵
帶熱來同此善
謔

甯古塔記畧
南門臨鴨綠江江發源自長白山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

五

漸西村舍

北方無楓此未
塙

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名雞林哈答古木蒼松橫生倒插白梨紅杏參差掩映端午左右石崖下芍藥徧開至秋深楓葉萬樹紅映滿江江中有魚極鮮肥而多有形似縮項鱖滿名發祿滿洲人喜食之夏間最多予少時喜釣每于晡夕持竿垂釣頃刻便得數尾而歸又有一種生于江邊淺水處石子下者上半身似蟹下截似蝦長二三寸亦鮮美可食名哈什馬今上祭太廟必用此物亦有鱖鯉魚他如青魚鯉魚鱖魚鯽魚其最多者也有僧名靜今者亦江左人因事戍此建一觀音閣于崖下夏秋時遷客騷人多遊焉冬則河水盡凍厚四五尺夜間鑿一隙如井以

火照之魚輒聚其下、以鐵义义之必得大魚、
上常于冬至前後遣人取魚、亦以此法、因甯古魚之肥美、
實異於他處耳、

石壁之上、別有一朗岡、卽甯古鎮城進京大路、一百里至
沙嶺、第一站有金之上京城臨馬耳河、宮殿基址尙存、殿
前有大石臺、有八角井、有國學碑、僅存天會紀元數字、餘
皆剝蝕不可辨識、禁城外有蓮花石塔、微向東、欹塔之北
有石佛、高二丈許、又有荷花池、長數里、東門外三里有林
名覺羅、卽我朝發祥地也、自東而北而西、沿城俱平原
曠野、榛林玫瑰、一望無際、五月間玫瑰始開、香聞數里、予

甯古塔記畧

六

漸西村舍

家采爲玫瑰糖、土人奇而珍之、有果名衣而哈目、克形似
小楊梅而無核、味絕佳、草本紅藤、生雜草中、又有果名烏
綠栗、似橄欖、綠皮小核、味甘而鮮、又有果名歐栗子、似櫻
桃、味甘而酸、俱木本小樹、而梨子雖小、味極美、梨與葡萄
做色、味俱精、此二種內地所無者也、山查大而紅、亦爲糕
予家常食、榛子腐、松子糕、不覺其珍也、產人參、爾時多賤、
竟如吾鄉之桃李、草本方梗、對節生、葉似秋海棠、六七
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于深山、草藁中、較他
草高尺許、土性鬆、掘數尺不見泥、若朽爛、樹葉以八九月
間者爲最佳、生者色白、蒸熟輒帶紅色、紅而明亮者、其精

神足爲第一等。今之醫家俱以白色者爲貴，名爲京參。又謂其土不同，故有此二種。犬謬。凡掘參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蒸，次早曬于日中，曬乾後，有大有小，有紅有白，並非以地之不同。總因精神之足與不足也。故土人貴紅而賤白。蒸參之水，復以參梗葉同煎，收膏，膏味亦與參味同。人參子煎湯，難產者服之，卽生。但參在本地服之，不能見效。予父初到甯古時，以參半斤煎服，反瀉半日，不可解曉也。產黃精、桔梗、五味子、及雞腿、麻菇、木耳、眞經菜、蕨菜，極多而肥。

東山名商陽哈答，極高峻，在對江，石壁插于江中，水極深。

甯古塔記畧

七

漸西村舍

魚極多。此山最深遠，向出參貂，今則取盡矣。惟松樹極多。松子采之不盡。再東三百里，名衣朗哈喇，今設土城，有官守。與金時五國城相近。畧存其形而已。又東北五六百里，爲呼兒喀。又六百里爲黑斤，又六百里爲非牙哈。總名烏稽韃子，又名魚皮韃子。因其衣魚皮，食魚肉爲生，故名。其人不知歲月，不知生辰，死以片緜裹尸，下棺以木架插于野，置棺于架上，俟棺木將朽，乃入土。其地不產五穀，出魚及貂皮。元狐、黃狐、海驪、黃鼠、灰鼠、水獺，近混同江。江中出石罌，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紋理如木質，紺碧色，堅過于鐵。土人用以礪刃，名爲昂威赫，卽古肅慎氏所貢楛。

呼兒喀卽虎兒
哈部非牙哈卽
費雅喀烏稽卽
窩集老林也

矢石礮是也。予父攜歸示諸親友。王阮亭載之池北偶談。中水中產五色石如瑪瑙用以取火絕佳。每歲五月間此三處人乘查哈船江行至甯古南關外泊船進貂將軍設宴并出戶部頒賜進貂人袍帽靴鞮挺帶汗巾扇子等物各一摺賜之。每人名下擇貂皮一張元狐全黑者不可多得。一歲不過數張亦必須進上。餘聽彼貨易所賜之扇不知用。漢人以零星物件易之。其人最喜大紅盤金蟒袍又各色錦片粧緞其所衣魚皮極輒熟可染喜五色糯米珠并銅錢響鈴縫於衣旁行動有聲彼此稱呼曰安答黑斤人留髮梳髻耳垂大環四五對鼻穿小銀環所產貂皮爲

甯古塔記畧

八

漸西村舍

第一富者多以鵬翅蓋屋貂皮爲帳爲裘元狐爲帳狐貉爲被襪非牙哈亦留髮男婦不著褲耳垂大環鼻穿小環所產貂皮畧次以樺皮爲船止容一人用兩頭槳如出海捕魚則負至海邊置水中遇風便歸呼兒喀則剃頭男人帶環者少所產貂鼠爲次惟黃狐黃鼠魚肉乾頗佳此三處俱無官長約束爲人愚而有信義有與店家賒綢緞蟒服者店主擇黑貂一張爲樣約來年照樣還若干至次年必照樣還清有他故亦必託人寄到相去千里又非舊識而不爽約如此又勇不畏死一人便能殺虎今上愛其勇賜以官爵時以減等流徙者賜之爲奴如是者數年令

黑龍江外紀云滿洲有佛伊徹之分、國語舊曰佛新曰伊徹、轉而爲伊齊、一氣其初多吉林產也。

從呼兒喀遷至甯古、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則令入都、今名衣扯滿洲者卽此也、滿洲語謂新爲衣扯、猶云新滿洲也、滿書譯爲衣扯、曰義氣者、漢音之訛也、賜以官爵亦不知貴、將軍嘗謂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須學禮儀一體上衙門、次日有官者約同齊到、有戴笠者、有負義袋者、有跣足者、見者無不大笑、將軍命坐、卽以義袋墊地而坐、雖衣大紅蟒袍、其義袋仍負於背、不稍去、以便於買物也、後命進京、有不願者聽歸本土、一日數百家聚於郊外送別、哭聲震天、男婦相抱親臉、唧唧有聲、以此作別、近于都中見之大非昔比、禮貌言談亦幾與滿漢無異矣。

甯古塔記畧

九

漸西村舍

北山離城十里、重巖疊嶂、古樹叢密、城內人家俱于此樵采、城之西北十餘里名額富里、又六十里卽舊城、臨河、河內多蚌蛤、出東珠極多重、有二三錢者、有粉紅色、有天青色、有白色、非奉旨不許人取、禁之極嚴、有兒童浴于河、得一蚌剖之、有大珠徑寸、藏之歸、是夕風雨大作、龍繞其廬、舒爪入牖、攫取其口而去、風雨頓止、西則一朗岡、木丹沙嶺、村莊頗多、江之南有索兒河、溪噶什哈必兒江、此處水極深、上有崇崖插天、其地背陰、日光不到、雖亭午亦不甚明、爽然一至夜、轉有光照石壁、石壁皆紅、土人甚異之、忽一日漁人捕一青魚、大盈車、載以入城、江右徐定生以

青布一疋易之先取魚首煮之既熟剖得紅色珠大如彈丸紅光猶寸許鬻之得百金後聞攜至京師復爲某王所得償以二千金此後石嵒昏黑無光矣江中往來俱用獨木船名威呼凡各村莊滿洲居者多漢人居者少凡出門不齎路費經過之處隨意止宿人馬俱供給少陵所謂馬有青葛客有粟也如兩人遠出年幼者服事年長者三人同行則最幼者服事其稍長者亦公然坐而不動等輩彼此稱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稱年高者曰馬發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葛克赤子曰濟女曰义而漢濟甥曰濟頒卽哈夫曰畏根妻曰义而漢

甯古塔記畧

十

漸西村舍

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小厮曰哈哈朱子丫頭曰义而漢朱子好曰山音不好曰曷黑吃飯曰不打者夫吃肉曰烟立者夫吃酒曰奴勒惡米吃燒酒曰阿而吃惡米讀書曰必帖黑呼辣米射箭曰喀不他米書曰必帖黑筆曰非 墨曰百黑紙曰花傷硯曰硯洼金曰愛星銀曰蒙吾錢曰濟哈水曰目克木曰木土曰鱉烘火曰托炭曰牙哈有曰畢無曰阿庫是曰音喏不是曰洼喀富曰拜央窮曰呀打人曰亞馬坐曰突立曰衣立行曰弗立米走曰鴉波睡曰得多蜜去曰根呐蜜來曰朱要曰該蜜不要曰該辣庫小曰阿卽

柳邊記畧云甯
古三樣寶、人蔘
貂皮烏臘草

格大曰昂邦買曰烏打蜜賣曰溫嗟蜜兩曰央錢曰卽喀
一曰曷木二曰朱三曰衣朗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佞
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曰烏永十曰壯百曰貪吾千曰
銘牙萬曰土墨貂皮曰色克人參曰惡而訶打流人問有
逃歸者人遇之亦不告有追及者諱云自返亦不之罪大
率信義爲重路不拾遺頗有古風今則不能矣最善于描
蹤人畜經過視草地便知能描至數十里但一經雨便失
之矣有草名烏臘草出近水處細長溫輒用以絮皮鞋內
雖行冰雪中足不知冷皮鞋名烏臘土諺云甯古三樣寶
指人參貂皮烏臘也所產之物俱異于他處香瓜極香甜

甯古塔記畧

夏日盡飽無破腹之患冬日食油膩及飲冷水亦然所以
各處流客無不服水土者我父素羸弱到彼精神充足其
水人稱爲人參水地極肥饒五穀俱生惟無稻米四月初
播種八月內俱收穫矣農隙俱入山采樵以牛車載歸足
來歲終年之用乃止雪深冰凍則不用車因冰滑故用扒
犁似車而無輪仍駕牛在冰地上行速而且穩暇則采松
子并取火絨絨生於木癭中取之可盈匊微黃色可以引
火其臭頗香或開窰燒炭或伐大樹作器用無瓦器其盞
碟盆盞澡盆之屬俱以獨木爲之油用蘇子油似吾鄉之
紫蘇子也亦有麻油稍貴無燭點糠燈其製以麻梗爲本

蘇子油渣及小米糠拌勻粘麻梗上曬乾長三四尺橫插木架上風吹不息不知養蜜蜂有采松子者或采樵者於枯樹中得蜂窩其蜜無數漢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有蠟遇喜慶事漢人自爲蠟燭滿洲人亦效之然無賣者大小人家做黃齏湯每飲用調羹不用箸調羹曰差非又曰匙子吃碗菜乃用箸箸曰义不哈碗曰麼樂出門者腰帶必繫小刀匙子袋火鏈袋手帕等物小刀曰呼什火鏈曰鴉他庫袋曰法拖手帕曰封枯

鹽取給於高麗之會甯府離此七百里衣冠皆古制以江爲界甯古界雲樹參天高麗界白沙漫草相望里許無故

甯古塔記畧

十二

漸西村舍

禁往來每於十月奉命到彼置鹽并貨易牛馬紙筆扇鐵稻米等項稻米至甯古每升須銀二三錢惟宴客用之甯古西南地名紅旗街與高麗接壤頗近海今亦設官府此處出海參爲第一等

黑龍江外紀云
白土和而漫壁
稱細泥惟齊齊
哈爾有之

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極大只一進或三間五間或有兩廂俱用草蓋草名蓋房草極長細有白泥泥牆極滑可觀牆厚幾尺然冬間寒氣侵人視之如霜屋內南西北接繞三炕炕上用蘆席席上鋪大紅氈炕闊六尺每一面長二丈五六尺夜則橫臥炕上必並頭而臥卽出外亦然櫥箱被褥之類俱靠西北牆安放有南窗西窗門在南窗之旁窗

戶俱從外閉恐夜間虎來易於撞進靠東壁間以板壁隔斷有南北二炕有南窗卽爲內房矣無椅杌有炕桌俱盤膝坐客來俱坐南炕內眷不避無作揖打恭之禮相見惟執手送客垂手畧曲腰如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復執手問安如幼輩兩手抱其腰長者用手撫其背而已婦女以右手撫其額點頭爲拜如跪而以手撫額點頭爲行大禮婦女輩相見以執手爲親拜亦偶耳除夕幼輩必到長者家辭歲叩首受而不答等輩同叩元旦城門必嚴列旌旗弓矢以壯威武家家必於半夜賀歲如遲至午便爲不恭矣滿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而

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於新歲或喜慶之時上於太廟中用男莽式禮凡大小人家門前立木一根以此爲神逢喜慶疾病則還願擇大豬不與人爭價宰割列於其下請善誦者名义馬向之念誦家主跪拜畢用零星腸肉懸於木竿頭將豬肉頭足肝腸收拾極淨大腸以血灌滿一鍋煮熟請親友列炕上炕上不用桌鋪設油單一人一盤自用小刀片食不留餘不送人如因病還願病不能愈卽將此木擲於郊外以其不靈也後再逢喜慶疾病則另樹一木有跳神禮每於春秋二時行之半月前釀米兒酒如吾鄉之酒釀味極甜磨粉做糕糕有幾種皆畧用油煎必極

其潔淨猪羊雞鵝畢具以當家婦爲主衣服外繫裙裙腰上周圍繫長鐵鈴百數手執紙鼓敲之其聲鏗鏘然口誦滿語腰搖鈴響以鼓接應旁更有大皮鼓數面隨之敲和必西向西炕上設炕桌羅列食物上以線橫牽線上挂五色綢條似乎祖先依其上也自早至暮日跳三次凡滿漢相識及婦女必盡相邀三日而止以祭餘相餽遺

清明掃墓富貴騎馬乘車貧賤者將祭品羅列炕桌上女人戴於頭上而行雖行數里不用手扶而自不傾側卽平日米糧箱籠俱以頭戴

有疾病用草一把懸於大門名曰忌門雖親友探望只立甯古塔記畧

於門外問安而去
遇婚喪喜慶等事無緘帖無鼓樂無男女儂相訂婚時父率子同媒往拜婦之父母次日女之父亦同媒答拜行聘名曰下茶俱用高桌如吾鄉之官桌上鋪紅氈茶果綢緞布疋仍用盤放桌上多至數十桌貧富不等羊酒必需嫁時裝奩如箱匣鏡臺被褥之類亦置高桌上兩人扛之娶親用轎車仍掛紅綠綢婦入門只拜公姑無交拜禮如漢人請親戚扶新人行禮滿洲人家喜筵宴客飲至半酣時婦女俱出敬酒以大碗滿斟跪於地奉勸俟飲盡乃起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其製以篩扳圈做兩頭每

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內外用彩畫并懸響鈴之類內墊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之念嘎喏喏也喪事將入殮其夕親友俱集名曰守夜終夜不睡喪家盛設相待俟殮後方散七七內必殯火化而葬棺蓋尖而無底內墊麻骨蘆柴之類仍用被褥以便下火父母之喪只一年而除以不剃頭爲重

春秋二季將軍令兵丁於各門城上晨夕兩時吹笳聲聞數里冬至令兵於各山野燒名曰放荒如此則來年草木更盛又每歲端午後派八旗撥什庫一人率領兵丁幾名

甯古塔記畧

十五

漸西村舍

將合甯古之馬盡放於幾百里外有水草處馬尾上繫木牌刻某人名至七月中方歸此時馬已極肥俱到衙門內各認木牌牽回

四季常出臘打圍有朝出暮歸者有兩三日而歸者謂之打小圍秋間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按八旗排陣而行成圍時無令不得擅射二十餘日乃歸所得者虎豹猪熊獐狐鹿兔野雞鷓鴣羽等物獵犬最猛有能捉虎豹者虎豹頗畏人惟熊極猛力能拔樹擲人野雞最肥油厚寸許遼東野雞頗有名然迥不及矣每一獵車載馬駝不知其數鷹第一等名海東青能捉天鵝一日能飛二千里又有白鷹

蘆花鷹俱極貴重進上之物餘則黃鷹兔虎鷄子亦皆猛於他處有鷗極大而多但用其翎毛爲箭

每於三年後將軍出示無論滿漢其未成丁者俱到衙門比試名曰比棍以木二根高如古尺五尺上橫短木立於將軍前照冊點名於木棍下走過適如棍長者卽註冊披甲派差食糧如不願者每歲出銀六兩名曰當幫辛酉三月予於此棍已合式將派差矣予父言於將軍乃止

是歲烏喇將軍忽遣人邀予父將以爲書記兼管筆帖式及驛站事務訂於九月中合家遷往烏喇頗以爲喜會七月內還鄉詔下乃不果八月十八日爲予娶婦葉氏氏賢

甯古塔記畧

十六

漸西村舍

而孝兩大人甚愛之遂理歸裝飲餞無虛日皆相持哭失聲不忍別至九月二十日起行將軍遣撥什庫一人兵八名護送又發勘合撥驛車二兩驛馬二匹及飲食等項按驛供給更換親戚之內眷送至一朗岡而別親友及門俱送至沙嶺聚談徹夜至曉分手我父哭不止策馬復追二十餘里再聚片時而回患難交情如此之深也次日經過石頭甸子石質相連不斷闊三十里東西長三百餘里其底嵌空玲瓏車馬行動有聲冰泮時下有流澌潺湲亦一奇也第二站名鰲而漢鰲臘第三日進大烏稽古名黑松林樹木參天槎桲突兀皆數千年之物緜緜延延橫亘千

里不知紀極。車馬從中穿過，且六十里。初入烏稽，若有門焉。皆大樹數抱，環列兩旁，洞洞然不見天日。惟秋冬樹葉脫落，則稍明。凡進烏稽者，各解小物懸於樹上，以贈神。予父帶有同年鎮江張升季年伯骸骨，并其女還姐歸鄉車馬。至此不前，鞭之亦不行。予父覺有異，乃下馬向空再拜默禱，卽行動如初，無不驚異。因念古人建立壇壝，必種松柏，以爲神所憑依，今可識其非虛渺矣。其中多峻嶺巉巖，石徑高低難行，其上鳥聲呶啞不絕，鼯鼯狸鼠之類，旋繞左右，畧不畏人。微風震撼，則如波濤洶湧，颼颼不可名狀。子父同內眷，由正路而行，子則同護送諸人，由側路

甯古塔記畧

十七

漸西村舍

打獵所獲頗多，是夕宿於嶺下，帳房臨澗，澗水淙淙然，音韻極幽闐。兵丁取大樹皮二三片，闊丈餘，放地上，卽如圈篷。船儘可坐臥，拾枯枝炊飯，并日間所得獐鹿燒割而啖。其餘火至曉不絕，迨夜半，怪聲忽起，如山崩地裂，乃千年□□忽焉摧折也。至今思之，猶覺心悸。第四站名昂邦多紅，第五站名拉發，穿過小烏稽，經過三十里，情景亦相似。第六站名厄黑木，第七站名泥濕哈，十里渡松花江，源亦發自長白山，通黑龍江，墨爾根、愛琿等處，總歸於混同江。烏喇有船廠，造大船往來諸處，故又名船廠。有將軍鎮守，本甯古塔將軍調此，卽前與余父有書記之約者，留數日。

更換勘合、如前護送、烏喇第一站名蘇通、第二站名衣而門、第三站名雙羊河、第四站名一巴且、第五站名大孤山、第六站名黑而素、第七站名野黑、第八站名棉花街、四十里至烏遠堡、卽柳條邊、柳條邊垂楊數百里、係前朝所種、以隔中外、今仍有章京守此、盤詰往來、亦要害地也、又十五里至開原縣、又五十五里至高麗站、又十五里至鐵嶺縣、又六十里至驛路站、又七十里至奉天府、時奉天將軍卽丁酉刑部江南司問官、當時極憐我父子之才、聞我父將至、遣人至柳條邊迎候、至奉天遂留半月餘、亦更換勘合、照前護送、奉天府第一站六十里至老邊站、四十里至

甯古塔記畧

十八

漸西村舍

澡流河、四十里至白旗堡站、七十里至二道井子、五十里至小河山站、爲廣甯縣、十五里至廣甯站、三十里至閒陽驛、四十里至石山站、三十里至大凌河、四十里至錦州府、六十里至高橋站、六十里至甯遠州、六十里至東關站、六十里至涼水河站、八十里至山海關、山海關卽秦之長城第一關也、城高而厚、南入海、四十里、北面大山多極、其高峻、城則隨山高下而築、關門向東、大路有一嶺、出關者稱爲悽惶嶺、入關者稱爲歡喜嶺、嶺下有孟姜女廟、是夕宿於嶺下、兩大人各述當日出關景況、今得到此、眞爲歡喜、明日進關、氣象迥別、又七日至京師、與親友相聚、執手痛

哭真如再生也

凡甯古山川土地俱極肥饒故物產之美鮮食之外雖山蔬野藪無不佳者皆無所屬任人自取其紳士在彼者俱照中國一例優免與尙陽堡流徙者不同蓋

世祖皇帝念甯古苦寒特開此恩例凡流人至者或生理耕種各就本人所長而我父惟知讀書別無所曉幸同社諸公皆至大位時時寄與周濟乃不窘乏甯古去京四千餘里冬則冰雪載道其深丈餘其寒令人不能受夏則有哈湯之險數百里俱是泥淖其深不測邊人呼水在草中如淖者曰紅鏽水人依草墩而行畧一轉側人馬俱陷所

甯古塔記畧

十九

漸西村舍

以無商賈往來往來者惟滿洲而已音信難得歲僅一至眞所謂家書抵萬金也後來哈湯之上俱橫鋪樹木年年修理往來者始多大馮三兄壬子拔貢在京考選教習得此人南北音信乃不阻絕賜還之事固同社諸公如宋石之相國徐健庵司寇徐立齋相國顧梁汾舍人成容若侍衛不忘故舊之德而其中足趺舌敝以成茲舉者則大馮三兄之力居多焉

嗚呼、余家方全盛時、大父燕勤公以都憲挂冠爲一時名臣、余父暨伯父宏人公聞夏公以詩文鳴江左、先達稱爲延陵三鳳、叔父顯令公繼起同社、又比之皇甫四君、丁酉

秋我父獲雋，人方以爲得人慶，詎知變起蕭牆，以風影之談橫被誣陷，致使家門傾覆，顛沛流離，迫遠戍窮荒，幾謂冤沈海底，斷難昭雪，乃

皇天默佑，荷戈二十三年，百冷辟易，疾疢不作，所遇將軍固山，無不憐才，待以殊禮，窮邊子弟，負耒傳經，據鞍弦誦，彬彬乎冰山雪窖之鄉，翻成說禮敦詩之國矣。洎乎長白賦入，天心嗟歎，溫詔下頒，流人復歸本土，玉門之關，既入才子之名，大振手加額者盈路，親緒論者滿車，一時足稱盛事，而余父益自韜晦，虛懷待人，孰意文人薄命，溘焉捐館，備歷艱辛，而終未克食一日之報，彼蒼者天，豈豐其

甯古塔記畧

二十

漸西村舍

名者必嗇其福耶？嗚呼哀哉！余生長邊陲，入關之歲，已爲成人，其中風土人情，山川名勝，悉皆諳習，頗能記憶。今年近六旬，鬚髮漸白，回思患難時，不啻隔世，誠恐久而遺忘，子孫不復知祖父之閱歷艱危如此，長夏無事，筆之於紙，以爲甯古塔紀畧。時康熙六十年辛丑歲七月也。

康熙三十年前，沿松花江而下三千里，俱設城郭，直至烏龍江而止。烏喇七百里至孤兒，卻又名新城，有梅勒章京駐扎，徧地皆沙，與蒙古接壤，最多牛馬羊駱駝，又二百六十里至墨爾根，木城沙地都統鎮守，又一千里至圍魁，木城沙地都統鎮守，離城東北五十里有水蕩，周圍三十里。

愛葦龍沙紀畧
作艾渾

於康熙五十九年六七月間、忽煙火冲天、其聲如雷、晝夜不絕、聲聞五六十里、其飛出者皆黑石硫黃之類、經年不斷、竟成一山、兼有城郭、熱氣逼人、三十餘里、只可登遠山而望、今熱氣漸衰、然隔數里、人仍不能近、天使到彼查看、亦只遠望而已、嗅之惟硫黃氣、至今如此、亦無有識之者、又八百里至愛葦木城、四周皆山、城臨烏龍江、有將軍鎮守、與老搶連界、近索龍、出人參貂皮、此處貂皮毛粗、不及黑斤矣、孤兒卻至愛葦一帶、俱極寒冷、六月收成、七月卽霜雪、又非甯古烏喇可比也、此皆烏喇諸友所述者、